

别人的白天，是我的夜晚。
我是夜的生物。每一天，我不知道晚上要赏心乐事谁家院，却可以肯定到时候必要蛇紫嫣红开遍。

新香艳小说首席女作家玻璃唇

比张小娴更妖娆，比李碧华更魅惑

鹤顶红系列人鬼情

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

柳如是

玻璃唇◎著

朝華出版社

鹤顶红系列人鬼情

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

柳如是

玻璃唇◎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 / 玻璃唇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5.8

(鹤顶红系列)

ISBN 7-5054-1366-X

I. 我... II. 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197 号

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

作 者 玻璃唇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李耀辉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5 插 页 1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366-X/G·0735

定 价 16.80 元

别人的白天,是我的夜晚。

我是夜的生物,每一天,我不知道晚上要赏心乐事谁家院,却可以肯定到时候必要姹紫嫣红开遍。

白天的时候,我常常关闭闭窗,让厚厚的窗帘做茧,开着CD机,一遍遍低放着理查德演奏的《绿袖子》,我喜欢这音乐伴着我睡觉。

是的,白天我在睡觉,不要奇怪,睡觉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靠睡觉养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睡觉。

CD机在反复地唱:

唉,我的爱,你心何忍

将我无情地抛去。

而我一直深爱你,

在你身边我心欢喜。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白
个



柳如是

2

绿袖子就是我的欢乐，
绿袖子就是我的欣喜，
绿袖子就是我金子的心，
我的绿袖女郎孰能比。

.....

我的睡衣都是绿色，有着长长的袖子，但我没有金子的心，我的心是肉做的。因为这个，陈之龙嫌肉没有金子值钱，才不要我了。我只是个小姐，高级小姐，我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心由肉做的换成金子。因此我明码标价，一夜五千，还附带赠送自己写的诗歌。如果客人愿意，我还可以谈谈政治和哲学，不过和我聊这些话题是要收费的。

那个男人又来了，在“绿袖子就是我的欢乐，绿袖子就是我的欣喜”里，由远至近。不知道为何，这半年来，他常常在我睡觉的时候准时到达，不多一分，不少一秒，简直是最守时的火车。

我厌倦他，谁愿意日日看一部台词不变的老电影？

墙上的挂钟，时针和分针贞妇一般指着，是下午四点了。它们在遵礼循教，不敢逾越半刻。惟有秒针，任性放荡，摆着纤细的身子，一扭一扭地跳着圆舞曲。

这部老片子喜欢下午四点对我播放，他对这个时间有癖好，每一个男人都有稀奇古怪说不得的癖好，这个我早懂得。

我看得清时间，却无法看清他的脸，他的脸是个谜语，虽然他比挂钟更近，我都能听见他的呼吸，却无法把谜底端出。

他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说，如是，人人都说你美，你也知道你的美是立世的资本，而我更爱你的前生，你的前生是更加美丽的。

如是？我不是如是，我叫杨爱罢了。我对他摇着头，否定他的称呼，他叫错人了。

如是，我更爱你的前生，我爱你前生的乌黑头发白个肉。他仍然固执地叫着。

嘿，前生？乌黑头发白个肉？

老土！现在早不流行拿前生套瓷了，不流行说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更不流行乌黑头发白个肉的审美观了。当代美女是街头的霓虹灯，你不知道下一刻她要变换成什么样子。头发怎么可以只有一个颜色？皮肤怎么只是牛奶的白色？譬如我的皮肤就早晒成了蜜合色，用来招引蝴蝶和男人们。庄周梦蝶早就证明弗洛伊德的理论，男人潜意识里和蝴蝶是同类昆虫，都喜欢采蜜。

我的工作就是把自己酿成蜜，出售蜜，换回醉生、梦死、物质、钱币、生活。

我爱你雪般头发乌个肉。我取笑他说。他的脸孔模糊如浸泡过的山水图画，我看不清楚，但他的声音是他的标签，泄露了他的样子——一头银发，面皮黑瘦的样子。

他至少六十岁了。

我还没和六十岁的男人调过情，我遇到这样的客人不多。六十岁还谈爱情的男人简直是史前生物，我得在爱护的前提下取笑他，我不知道他是疯子还是作家，这两类人都有着非同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个
肉



柳如是

4

一般的热情，虽然我接的客人里疯子不多，作家倒常常遇着几个。

如是，你还记得这句话？如是……他的语调是惊喜的。

叮铃铃，叮铃铃……

手机响了。他似乎害怕这声音，一团雾般稍纵即逝。我把手伸往枕下，打开手机盖，慵懒地说，喂，喂，你是谁啊？

杨爱，一听你就在睡觉，快来夜总会，晚上有一批客要接的。

是妈妈桑的乌鸦嗓子，她常常用这嗓子打断我的好梦，但有一位作家称赞她的嗓子是当今最性感的，沙沙，沙沙，带着鸣沙山沙子的质感，男人们最喜欢听了，我却觉得如一头乌鸦感冒了。

我一下跃了起来，这才醒了，我又做了那个梦，那个相同的梦，那个飘着苍老的不相识的老男人的声音的梦，我不要这样的梦，重复太多，没一点创意了。

到了夜总会，老远就看见妈妈桑抽着烟，和一群早到的姐妹说着什么。我一走近，就有人让了座。

妈妈桑说，杨爱，你是这里的头牌，今天有一批日本客要来，你可以好好的赚一笔了。

日本客？

我站了起来。我一直不接日本客，我是小姐，但也有我的原则。

呵，杨爱，既然做了这一行，哪来那么多臭规矩？不要和钱过不去，一晚最少一万。要演桃花扇吗？你又不是李香君。妈

妈桑冷笑了一声，把手里的烟一掐，暗示了对我的警告。

妈妈桑姓徐，叫徐佛，她不是一般的妈妈桑，她出过诗集，当过一阵子美女作家。虽然两只眼睛一大一小，似乎两句诗歌押错了韵，但在文艺界奇特的审美观里，妈妈桑已经长得不错了。在她旗下的姐妹，至少也得本科毕业，用妈妈桑的一句名言来说，做这一行，也需要知识，需要素质。

我提醒她，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妈咪，今天是九月十六日。

我不是爱国，一位小姐没有爱国的资格，虽然这位小姐是“红房子”夜总会的头牌。但我的祖父死在日本人的刀下，我对这个民族一直有着无法言说的厌恶。

妈妈桑笑，哑着她特有的嗓子，什么日子啊，我早忘了。她钱迷心窍，要装模作样，掩耳盗铃。

我无奈地站起，准备转身向外走去，背后传来妈妈桑特有的嘲笑，杨爱，你以为自己是谁？做了婊子还立爱国的牌坊？别给三分颜色就唱大花脸，珠海的女人多了，有人抢着要赚这钱呢……

我突然气愤，我不为别的，只为我未曾谋面的祖父罢了，我有什么错？转身随手夺过身边姐妹的一杯酒，迎面就泼了出去，酒水在妈妈桑的脸上，一时形成一张小型瀑布，欢快地流着。

错已铸成。

众姐妹早呆若木鸡，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妈妈桑做这样的动作，从来没有，是谁借给我这样的胆量？杨爱不想干这一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个
肉





柳如是

6

行了么？

我也呆了一下，马上悔了，忙把酒杯一扔。不好，我得罪了妈妈桑，不是自找死路么？

逃命要紧，忙忙转身就往外奔。

出乎我料，夜总会的保镖没有跟来，在我匆忙的步点里，我只听到妈妈桑恶狠狠的一句话，击我后背，射我命门，杨爱，你等着眼泪洗脚后跟吧，我看以后你怎么在珠海混饭吃？

她是有素质的妈妈桑，她说到做到，她要软刀子割杨爱，她不会动用武力，打，只是最下三烂的招式，她不屑动用。

从此，杨爱的客人就要减少，身价就要大跌，这是违背妈妈桑，得罪妈妈桑的报应！

我不再逃，茫然地走往夜总会的门口。一大群的日本人熙熙攘攘地挤着，打算进来。看到我，一片安静。我往外走，他们自然让出一条道，眼睛却不安分，在吃冰激凌。我却顾不得这些，因为我分明听到《绿袖子》的音乐，恩雅一般的天籁之声：

Alas, my love, you do me wrong,
To cast me off discourteously.
For I have loved you well so long,
Delighting in your company.
Greensleeves was all my joy,
Greensleeves was my delight,

Greensleeves was my heart of gold,

And who but my lady greensleeves.

这首我在睡梦里才喜欢听到的歌，谁在播放倾听？

一张脸，一张黑瘦的脸在那群人里木耳般浮出水面。狭长的丹凤眼看着我，焰火一样的阅读，似乎一刹便是永恒，并连带着金刚怒目，焚燃被看的人。

他是谁？为何这眼光看上去那么熟识，似乎曾经我为他眼波欲流，腮红滴翠，绿袖分灯？

我越走越近，歌声却越来越轻。那日本人突然给我弯了九十度的一躬，说，如是我闻！

噢，他会说中国话！

如是我闻？秘密？暗号？

难道那个梦里见过的人走出了梦境？还是我仍在梦中？

他的白发在九月的阳光下如一头正在熔化的银，随风一起一伏。

不是梦，梦没有这么清醒逼真。

黑瘦的脸，银白的发，闪闪发光的眼睛。他多大年岁？是不是一位老人？如果是位老人，一个老人怎么可以这么好看，色彩对比如凡·高的画，他整个人是一件艺术品——可惜，是个日本人。

我告诉自己，错觉罢，他不是日日在我梦里见到的那个烦我的人！

一下醒来，看着他，恨恨，在妈妈桑那受的惊吓正愁没出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白



柳如是

8

气处，他倒来招惹，说什么“如是我闻”，难道他要在夜总会门口讲经论道？

我不由冷笑一声，讥讽反问，阿难讲经？

说完便穿出人群，不理他那一躬。

这个日本人，他以为他是谁？佛陀的大弟子阿难吗？这夜总会不是王舍城，我更不是什么五百罗汉，声色之地怎么可以论禅？别玷辱佛了，省省。

小姐，小姐，请问贵姓？

呵，不讲经了。他不高不低的男中音，在身后叫道。

我不理他，日本人，再有钱，我也不招呼。站在路边，手掌轻轻一招，一辆的马上停了下来，我开车门，他却拉住了我的衣袖，小姐贵姓？

我看他一眼，凛然的，他读懂了眼神，知道那是谢绝奉告的辞令，黯然地放开衣袖。

是绿袖子，我今天又穿了件绿色衣裙出来，我瘦，有骨感，着了绿，在风中走，一如一株行走的柳。这样的形容，不是我自己给的，我没有那么自恋，这都是一位妈妈桑的诗人朋友送给我的，说最爱看杨爱的行走，如风摆柳。

呵，我没当赞美，当时我想到的一个词便是烟花杨柳。杨柳，风中客，岸边物，谁家院里栽种它们？我注定属于风月场所，姓的是杨，长得像柳，命里注定，如此轻薄。

我一头钻进了车子，砰的一声关了车门。

车门关住了，却有点不舍。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从他的气质可以看出，只是他怎么可以是日本人，那么猥亵的一

个民族，有这样优秀的男子？

不由得回首，他站在路边，目送车子，一头的银发，那么远，还灼灼地发着银子的光，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白发还有这么好看，白发，还可以这么性感。

车子越来越远，那白渐渐融化成点。出租司机有点八卦，女士，这位老人真好看，他是你爸爸吗？

呵，女士，他叫我女士，一听就是老到这一带开车的司机了。

珠海的这一地段，流行把所有的女人都称呼为女士。小姐是个不雅的词，误碰上了良家妇女，会招来夹缠不清的误会的。

我爸爸？我摇了摇头。

杨爱的爸爸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么整整洁洁，衣着光鲜。

他在珠海的千里之外，佝偻着背，弯着腰，走几步路，咳嗽几声，一个苦难的形象，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

他是个农民，辛辛苦苦在自己的地里耕种了一辈子，却得不来几多收成，土地并没有给他该有的回报。

谁说钱不可爱？钱，最少能买来不明真相的尊严，不明真相的羡慕。

只有肮脏的人，没有肮脏的钱。在无人知道真相的前提下，春节归家的我，衣锦还乡，一村的人站在村前，观看，暗示式的迎接。这迎接和送我上大学是同样的仪式。这个时候，爸爸沟渠纵横的老脸，一生的苦难不见，发梢上星星点点的白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个
肉



柳如是

10

发，都是掩不住的骄傲和欢喜，爱爱，我家爱爱回来了，她在大城市工作，珠海，离咱这很远很远。

是很远，远到他们看不见，远到他们不能明白，爱爱操持的是什么样的行业。他们只羡慕村里高高耸起的那座楼房，白墙、红瓦，那么刺激他们的眼……

那司机马上表示奇怪，不是吗？怪了，我看你和他有点像的。

像？我和一个日本老人像？开什么玩笑？

我淡淡一句，先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很像，只要不超出人类的范畴，应该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那司机听了，不再言语，看我一眼。

很好，我说这话就是为了封他的嘴，让他明白，多嘴，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具有的品德。如果他寂寞，大可以去听歌，散步，而不是来开出租车——开出租车并不是一个搞笑八卦的综合电视文艺节目。

2

回到了公寓，我开始后悔，不该和妈妈桑那么强硬的，我该委婉的拒绝，不伤及她的面子。

我需要钱，喜欢钱，贪婪钱，钱让我觉得安全。

没有什么比钱更安全的了，没有穷过的人永不能明白。我不期望一个瞎子来明白一头大象，就如我不期望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们来明白我。

我对理解不抱希望。

我在出卖青春，我在拿青春赌明天。青春不是宝石，它价值连城的时候，无法存在保险箱。即使我不出卖，一过人生的这个季节，它照样会凋谢不见，我得好好地好好地利用它。

光线渐暗，我开了灯，躺在床上，随手打开了一本书，是《博尔赫斯八十忆旧》。采访的人问他，喜不喜欢他自己早期的诗歌？他说，那些诗歌如果不是博尔赫斯写的，人们一看就会把它随手扔掉……

我笑起来，这是个说实话的老人，我喜欢他。世界就是这么势利，你没有钱，你就得有名，你什么也没有，你就得出卖，媚俗，人人都在交易，我在媚我的客人罢了。

不要以为一个小姐就没有看书的好习惯，余秋雨的文化口红，是给比较低档的小姐们抹的。

我要抹的，却是国际品牌了。兰波、惠特曼、爱伦·坡、川端康成、罗素……一个个，一位位我都如数家珍。读书，也是我养颜，养气质的一部分。要不街上的小姐多了，凭什么价钱比她们高几倍呢？容貌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却是我比她们懂的多。

很奇怪的，人们总是喜欢他们所没有的，大款们没什么知识，但他们喜欢一个娇艳的女人躺在他们的怀里，一边调情，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人
肉



柳如是

12

一边给他们补补世界文学、哲学的课。

他们把这叫做情调。

我的身体和大脑就是盛这情调的杯子。

华灯初上，我站在窗前往外看。珠海是个美丽的城市，来这儿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爱上它了。可和世界上所有的爱情一样，我爱它，它不爱我，为了留了下来爱它，我付出了我的代价。

有人按门铃，我懒懒地移身往门口走去。

是谁？不会是妈妈桑的，她从来不给我们低头，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给客人留住址的习惯，只有妈妈桑知道我住在这儿。难道她派人来和我和解吗？最好不要这样，过几天我去道个歉，现在她来，务必要我接日本客，这，我怎么也无法答应。

从猫眼里往外看，一张春风得意的脸，似曾相识——那八点二十分的眼睛，向下垂着，恒久的悲感伤心。

扫兴，他是陈之龙，我最最不愿见到的男人，他怎么找到了这门？

放他进来还是不进？

他和我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他和我的关系最初是恋人。恋人这个词是爱情的衍生物，爱情总是衍生许多荒唐的词汇，什么地久天长，海誓山盟——爱情就像秦始皇的帝权，越是祈求千秋万代，江山一统，越是山崩海裂，灰飞烟灭，尸首无存。

我不否认，我曾经爱过他，爱过他的多学多识，爱过他的温柔，爱过他那两只稍稍下垂，似乎永远忧国忧民的眼睛。

——可是这眼睛现在让我看上去十分扫兴，它只代表他的感情指向，指向感伤的八点二十分。

显然，他又受了他太太的气，需要找一个人来倾诉倾诉，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我这旧爱的门。

当然，我也不否认我曾经爱过陈之龙的名气，我那时候爱他的名气，就如同爱他这个人。陈之龙是珠海 A 大的中文教授，也是 A 大最有名的“知道分子”。所谓“知道分子”，就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够回答，能够知道。他的脸常常在电视的屏幕上晃动，谈历史，谈经济，谈哲学，谈建筑，他什么都谈，甚至一条地沟，他都能侃侃而谈出上下五千年，说出起源，发展，演化，说出它的历史。

他是一个博学的人，而我的很多见识，有一半，来自于他的教导。

他是我最初爱过的那个人，也就是我的初恋。可那时候我小，不懂爱情。实际上对有些男人而言，爱情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习俗。这样的男人需要爱情就像春节需要鞭炮、烟花、红灯笼，为的是装点他的人生一路的非凡喜庆。

我只是陈之龙的一副对联，红底金字，艳得分明、好看、适了世俗的好，如此而已，曾经。

我开了门，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我要计算时间，我现在是在工作，既然他找上了门。

夜未央，他是我今晚的客人。

他看到了我，双眼放光，很久没见了，杨爱。

是，是很久没见了，陈教授。我把他请了进来，关了门。

我
爱
你
乌
般
头
发
雪
个
肉



柳如是

14

陈教授？杨爱，不，不要这样叫我，以前那样很好。他边走边说，还捏了捏我的纤腰。他喜欢蜂腰女人。

呵，叫之龙吗？我停身斜眼看他，眼帘半开半合，待说我不依地抬头问。

他高，比我高半个头，我抬起的头，刚刚抵他下颌。

是，是，是。他一连说了三声是，他就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知道。

他的手拢了过来，把我环在胸中。

以前，多久以前，这怀抱曾是我的梦，我的帝国大厦，我的一切。可大厦会倒，呼啦啦，一切倾倒，压死亿万爱情细胞。

真相永远是本·拉登培育出来的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暴徒亡命，一箭穿心，铲平爱情。

现在，他，只是我的一位客人。

我眯起眼睛，娇笑着摸他下颌，他那儿长得好，曲线饱满，如一方浑然的印。叫之龙吗？陈教授，叫之龙的那个年代好像是公元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

他不吭声，他理解我，我这样说话，是希望他也不记得，他知道杨爱不要曾经。

跌在沙发里，他把我拉到怀中，坐他膝上，只听他叹气，杨爱，我太太……

我没猜错，还是因为他太太。所有的已婚男人，都有个欲语还休、一言难尽的太太，那太太令他们痛苦万分。

我仍笑看着他的下颌，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我的手